

敬齋堂經解



敬錄堂經解

卷一

四
辛巳之歲
孟秋利成
五

四書拾義

北京古學院藏板

序

士之有志於學者莫不以通經爲首務然經義淵深雖通
人大儒有終身鑽研不能盡者漢宋分途俱有其是未可
偏非元明以來各尊所聞互相推闡而六經之旨發明幾
無餘蘊矣近世通儒乃謂三代之文仍當以三代之書證
之爾雅者訓詁之圭闡也三百篇者古音之統匯也惠氏
定宇錢氏辛楣戴氏東原段先生若膺焦氏理堂今制軍
阮公芸臺窺見此旨往往據以釋經至王石臞先生與哲
嗣今尙書伯申先生於小學尤爲深邃訓詁以爾雅爲宗
參之以說文小爾雅廣雅方言諸書古音以三百篇爲宗
益之以先秦兩漢有韻之文箸爲釋詞經義述聞等書其
於古人之本音本義借音借義無不瞭然於心口蓋小學

明而古訓明古訓明而古義明其於六經之旨幾於六通
四闢九達康莊了無窒礙古義之晦蒙者斬然一新吾友
績邑胡君文甫亦本此撰成四書拾義若干卷付之剞劂
問序於余余竊觀其書卽訓詁聲音以晰古今之異義其
於漢宋諸儒之說有未安者每卽此旁推交通更互演繹
而大暢其義又閒有心得之旨如雍也可使南面據大戴
禮謂爲卿大夫此論似創而實確可使南面雖是假設之
言然夫子斷未有使人爲人君者又申申如也引漢書顏
師古注申申訓敬方與恭而安互相發明且與下天天意
義不複又啟予足啟予手謂啟當作啟訓爲省視較注開
袞之說實爲直捷且說文啟敎也無開字訓訓開則當作
后又三年學謂爲三年大比蓋古人爲學九年謂之大成

祿而三年未有異詞是書則詳考歷代量器大小之殊定九百爲九百斛據周禮興賢能爲鄉遂官吏之制以三年爲三年大比皆足與集注相發明又論語比及三年之比孟子必慢其經界之慢舊注及集注俱無明詁是書據廣雅訓比爲近而後比及二字有別據方言廣雅訓慢爲敗而後慢字可解吾友長洲陳碩甫見而善之謂其精覈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余謂是書雖篇帙無多而能博求之周秦古書與漢魏以來相傳舊詁於音訓假借源流亦自瞭然於胸若由是旁及他經以其所得者盡解舊解之癥結其爲功經學將更有大焉者紹勳其無以是自域也可矣道光癸巳十月培翬序於金陵之鍾山書院

序

有明以四子書取士頒集注於學宮爲之演繹者未易更
僕數然皆隨文敷義其於朱注之是非得失未遑辨正也
我朝經學昌明士夫奮筆撰述始能於朱注外推究義理
考覈典章若陸清獻之因勉錄閻潛邱之四書釋地江慎
修之鄉黨圖考任鈞臺之四書約旨皆卓卓可傳實能補
朱注所未及然諸書雖稱美善而於小學猶未精詳夫今
人古人遠不相及前有聖賢不能親相授受苟非文字亦
無以見聖賢之心雖然文字豈易言哉六書之學不明江
左以降聲音訓詁多戾於古是古人賴文字以詒後人而
後人先不明文字之原影響附會其不至誤讀誤解者幾
希吾友胡君文甫讀書治經實事求是其聰足以析聲韻

於毫芒其明足以辨訓詁於疑似四子書無人不讀然能
讀者甚夥文甫悉心考索於前人所已言者不多述前人
所未言與言之未盡者則爲引伸而補正之其有舊注訓
詁未精別立一解仍以爾雅方言說文廣雅諸書爲據而
不失之鑿空閒遇經文假借字務審其聲韻可通灼然無
疑者始正其讀一正其讀而本字之義明本經之義益明
讀其書如晤康成叔重法言輩於一堂而與之相說以解
可謂有功聖經者矣文甫初爲此書蓋十有餘卷分爲二
編曰四書拾義曰四書疑義已乃刪存此本付之剞劂文
甫爲人寬厚和平至著述則不肯苟爲附和舊注有未安
者頗能爲先儒諍臣而又非好爲立異也世之健於經學
者自知之余不贅道光十四年獻歲發春同里汪澤序

序

論語舊有何氏集解大學中庸舊在禮記有鄭氏注孟子有趙氏注自朱子作論孟集注學庸章句而四子書大義遂以昭顯其中有承用舊注者有駁正舊注者有補舊注所不及者後人好是古非今動執舊注相詰難固屬泥古之過然讀集注章句而不參稽舊說則朱子棄取之意亦無由見夫經義之傳傳於講習之人所謂講習者非徒誦其文已也必將因注以求經意之所在並博考羣書以知注之得失而後經義以明則夫執一卷之書斷斷置辨於經學非無補也族弟紹勳幼愛儒術潛心篤學從余讀書紫陽山房余令讀經先讀注疏宋儒之說次讀近儒各家之說並示以爾雅說文諸書爲識字根源尤宜急讀其時

同從余游者有族弟紹煥胡生定陽章生遇鴻葛生英亦
皆分習經注一編每於食頃各以疑義相質問流連歲月
頗增教學之益後余宦居京師紹勳貽余書謂方爲周易
異文疏證春秋異文疏證又謂每日讀書之際遇有與四
書相發明者卽與四書古注同錄出研究余喜其篤學不
懈一如紫陽時及余歸里而紹勳出是書相質則已有成
帙矣書內言詞審慎絕無好爲攻擊駁難之習雖采錄舊
注而不盡從如論語思而不學則殆據公羊傳何注訓殆
爲疑不從舊注疲殆之說孟子所存者神據爾雅訓存爲
在神爲治言所在之地無不治不從舊注其化如神之說
又如論語與之粟九百朱子不用舊注九百斗之文然第
云不可考三年學不至於穀朱子改舊注穀善之訓爲穀

未有三年而遂爲久者三年學而遂求祿乃躁進之人夫子門中不應有是也又寢衣一身有半謂自領至膝爲一身自膝至足爲一身有半此旨前人皆未見及蓋解衣而寢嫌其褻帶裳而寢則不便一身有半合裳與衣之長也又篤信好學據爾雅及後漢書注訓篤爲固此說與中庸擇善固執之義可相參較注厚而力之說爲勝又宗廟之事謂當指朝聘並非祭祀蓋朝聘在廟會同在壇坫旣言會同不應獨遺朝聘且章甫非助祭之冠其旨益顯又如其仁如其仁據廣雅訓如爲均言安民息兵均管仲之仁又將爲君子將爲野人引爾雅方言訓爲大有君子大有野人慢其經界引廣雅方言訓爲敗其經界往將食之引荀子訓將爲持微服過宋引說文訓爲隱行服堯之服引

詩經鄭箋訓服爲事所存者神引爾雅訓爲所在者治夫
旣或治之謂夫指王驩或爲咸之誤字言王驩皆治之矣
以上諸條俱精當不易雖起朱子於九原亦當首肯非若
毛氏西河凌氏次仲好爲立異掎摭前人也文甫沈潛好
學淡泊世緣一以治經爲務此外仍有論語箋異學庸箋
異孟子箋異易經箋異春秋箋異等書皆於訓詁聲音旁
通曲證其有功於經義豈淺鮮哉雖然以聲音訓詁釋經
王氏之書美矣善矣然釋詞閒有未確余願後之治經者
仍當以漢宋人之書爲主而參之以古音古訓斯爲無弊
若專以此釋經又恐支離破碎舍康莊而入九折矣余甚
嘉文甫之能以小學通經使經義益以大明而又懼後人
之專以此治經也故書之以質諸來者道光十有四年歲

在闕逢敦牂臯月歛江有誥序

四書拾義略例

一四子書自漢以後作注不一家至宋朱子定爲章句集注擇善而從亦旣折衷至當矣卽閒有誤本前人偶不及檢究不害爲全書學者遵守至今非徒迫於功令實是書能饜天下後世之心思也拙著以考訓詁爲主古人一字能包數義往往文同而義不同此編旁搜訓詁見古義可備一說者特補以存參務使經旨昭然了無窒礙之處非敢好異也

一古經有省文無缺略之文後人注經曲爲幹旋而經旨反失如何事於仁以事爲事事之事必曰何止事於仁然事解爲任而止字不必補矣啟予足啟予手以啟爲開必曰開袞而視然啟讀爲啟而視字不必補矣如其

仁如其仁以如爲似必曰誰如其仁然如訓爲均而誰字不必補矣拙著於此類揭出若干條以見注經無煩添設至若言有緩急何有者何難之有也患得者患不能得也緩言曰何難之有曰患不能得急言則曰何有曰難得又非語未完全

一經字多假借集注載明某與某通者無論已他如文獻之獻爲賢借字顛沛必於是之顛沛爲蹊跛借字聚斂之聚爲驟借字而未能也之而爲如借字時其亡之時爲伺借字微以爲知之微爲抄借字詩云於戲之戲爲呼借字貪戾之戾爲利借字從容中道之從爲動借字不愧屋漏之屋漏爲幄陋借字不特此也於我心有戚戚焉戚爲蹶借字非身之所能爲也爲爲違借字妻辟

纊辟爲擘借字舉舜而敷治焉敷爲傅借字號泣于閔
天子父母于爲呼借字殺三苗於三危殺爲殲借字頑
夫廉頑爲忼借字自視欲然欲爲坎借字稽大不理於
口理爲俚借字山徑之蹊閒徑爲陁借字又從而招之
招爲翹借字破其借字而本字之義自明更有傳寫之
訛如可謂云爾爾當作尔短右袂右當作又夫旣或治
之或當作咸薄夫敦敦當作惇皆當訂正

一古字假借取同韵者多取通韵者少取合韵者尤少古
韵分部自宋鄭庠以後由漸加詳自歙江晉三先生定
爲二十一部極精極密其分配入聲以說文偏旁諧聲
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字爲據尤前人所未見及者動
初見二十一部諧聲衣因作易文箋異春秋文箋異四